

XING HUO LIAO YUAN

星火燎原

淮海战役专辑

- | | |
|-------------|------|
| 忆淮海战役 | 李达 |
| 决战淮海 | 张震 |
| 国民党第一〇七军被歼记 | 滕海清 |
| 在气壮山河的决战中 | 侯良辅等 |
| 敌军溃灭目击记 | 阎吾 |
| 兵民是胜利之本 | 张劲夫 |

星火燎原

丛书之七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继《星火燎原》选编十集和《星火燎原》杂志二十九期（已停刊）之后，重新编辑的一套大型丛书。它仍以发表革命回忆录、宣传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为主，突出反映为我党我军发展壮大建立了卓著功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反映党史、军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战斗；反映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反映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等革命精神。

本丛书每年约出三四辑，每辑将集中反映一两个主要内容，因此，这套丛书具有系统性和集中性的特点。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可能会有错误之处，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星 火 燎 原 丛书之七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7³/₄印张 380千字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500
ISBN7—5065—0105—8/I·16
统一书号：10185·200 定价：3.00元

目 录

- 忆淮海战役 李 达(1)
决战淮海 张 震(26)
- 回忆淮海大战 王 德(87)
威逼徐州 尚力科(98)
强攻运河桥头堡 李春亭(111)
铁马秋风战陇海 金 冶(119)
夺取万年闸 朱镇中(129)
回“娘家”的日子到来了 李连城(135)
国民党第一〇七军被歼记 滕海清(145)
插进王塘的尖刀 张春礼(154)
张公店首战告捷 杨俊生(159)
张阁村受降记 林有生(169)
襄桥会议 黄作军(174)
斩断敌腰 卢南樵(178)
攻占宿县城 童国贵(185)
工兵上阵 何魁年(192)
七昼夜阻击 杜林海 王钦裕 高 涨 王鹏恩(194)
血与火的洗礼 朱敦法(202)
谁也不愿下火线 桑金秋(208)
尤家湖痛歼顽敌 姚 鼎(213)
敲响黄百韬的丧钟 陈文熙(216)

- 会战碾庄的日日夜夜 王景崑 孙子宇(221)
纵队指挥所见闻 陈 阜(229)
全局与局部 丁秋生(237)
催人奋发的战歌 陈茂辉(244)
火线上的文艺活动 李永淮(250)
- 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 李 达(257)
“牵牛”和“宰牛” 许克杰(281)
芦村寨之战 姜茂生(286)
在气壮山河的决战中
..... 侯良辅 李继信 王国贵 霍百非(290)
突不破的包围圈 范朝利(339)
南坪集阻击战 梁中玉(344)
阻敌北援 陈文熙(353)
包家集阻击战 王建青 黄作军(356)
人在阵地在 王怀忠(368)
稳如泰山 薛克忠 张新胜(373)
不让敌人跑掉 周志诚(375)
敌人的“两怕” 王振夫(385)
不可磨灭的记忆 王 争(389)
三打黄维 戈 力(397)
奋勇歼敌 陈 豔(406)
砸碎“硬核桃” 崔建功(415)
扫除障碍 王 奎(420)
争夺大王庄 左三星(422)
红旗插上尖谷堆 朱镇中(427)
三杨庄的一场拼搏 齐培元(432)

- 妙法招降 霍书刚(438)
王明山的扁担 张福元(441)
一块手表和一头骡子 张德胜(443)
三攻东西马围子 郑国仲(446)
总结经验 指导战争 戴定霖(452)
在战斗中发展壮大 谢振华(456)
一个班打垮敌人两个连 张 明(460)
敌人休想前进一步 肖 锋(464)
最后一击 刘林森(468)
敌军溃灭目击记 阎 吾(474)
在节节胜利的日子里 张钰秀(483)
驰骋淮海 张少虹(491)
五战五捷 阎川野(500)
随军征战的“学校” 王书波(503)
- 兵民是胜利之本 张劲夫(508)
赤手空拳夺钢枪 陈广玉(527)
架桥 丁如浩(531)
一切为了前线 魏玉华(533)
运送军粮 潘成焕(536)
支前三忆 汪冰石 谢子言 陈希文 肖凤龙(538)
我和我的小竹竿 唐和恩(543)
打不乱拖不垮的担架队 王龙山(550)
万里征程 石连生(555)
保证粮食供应 刘启雅(561)

忆淮海战役

李 达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邱，北起临城（现名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副司令官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连同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共五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军区和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战役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历时六十五天，全部歼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共五十五万五千人，此外还击退了由南京方面来援的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在这个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了。淮海战役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即宣告‘引退’，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从此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的这两段话，简明而准确地叙述了淮海战役的情况及对全国战局的影响，说明淮海战

役是解放战争中我军在南线举行的决战，它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样，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最后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而精心组织的战略决战。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和国民党反动派举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从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算起，只不过一年光景就来到了。回想在一年以前，即一九四七年夏天，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部，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实施战略上的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把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一部分敌人吸引到中原地区。接着，全国各战场先后对敌人展开了外线进攻作战，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迫使敌人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我军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东北战场，我军正在进行辽沈战役，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在华北战场，我军进行了察绥战役，歼敌两万余人，正在向北平、天津附近集结。在西北战场，我军重新赢得了主动权，已将胡宗南集团逼到关中一隅。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到达中原地区后，改称中原野战军）转战华东、中原战场，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迫使敌人固守在少数孤立据点和几条交通干线上。我中原野战军在大别山经过和敌人的反复较量，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已经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正象当时指战员讲的：“它象一把利剑插在蒋介石的胸膛上。”

根据全国战场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我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

机已经逐渐成熟，除了东北战场上展开的辽沈战役和在华北战场准备进行平津战役以外，在南线决定举行淮海战役，连续打几个大仗，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歼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并指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同担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任务。

十月十一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这时，敌人虽然没有察觉出我军的战略意图，但是，蒋介石鉴于全国战局吃紧，为了挽救南线危局，已经着手调整防御部署。他以重兵集结于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和陇海路的十字架上，妄图阻止我军南下。在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和武器装备等方面敌优于我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怎样去取得胜利，是向我们提出的崭新的课题。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原地区和中原野战军当时的情况：经过一年来军事上的连续胜利和严格执行党的新区政策，纠正了在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政策等方面一度出现过的某些“左”的作法，我们不仅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而且在中原广大地区打开了局面。如豫西二十多个县已无敌踪，陕南大片地区已经解放，豫皖苏、江汉、桐柏等地区都获得了很大发展，整个中原区，包括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到陕西的潼关、商县乃至湖北的江陵以东的广大地区，除了铁路沿线和一些战略要点还被敌人占据外，已经基本上连成一片，造成了我军可以南渡长江，西入四川，东迫江浙的战略进攻基地。为了统一领导整个中原地区的工作，中央决定扩大和加强中原局，以邓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陈毅同志为第二书记、邓子恢同志为第三

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陈赓、张际春、李达等同志为委员。在中原局下设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同志为书记。同时决定恢复中原军区，以刘伯承同志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同志为副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同志为副政治委员。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七个军区。在中原地区分别建立了党、政、军一套组织。随后，我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下，在中原辽阔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前后一年多时间，歼敌正规军二十万人以上，歼敌省、县保安团队等武装十万人以上，将敌人在中原苦心经营二十来年的反动基础，一扫而光。这样，我们就剥夺了蒋介石在四千五百万人口这样一大块地区的兵源、粮源和财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养几十万兵的战略基地，使我军由无后方作战变为有后方作战。接着，各部队利用秋季作战的间隙，进行了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发扬了三大民主，掀起了练兵热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和战斗力，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所有这些，都为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解放整个中原，准备了条件。

但是不能不看到我们部队当时存在的许多困难，特别是部队进入大别山、经过长期无后方作战以后，部队缺员，物资匮乏，武器装备受到很大削弱。在那段时间，正逢阴雨连绵，河水陡涨，道路阻塞，不但部队行动不便，后勤补给工作也受到影响。本来准备从华北地区运来一批弹药补充部队，但由于上述原因，大部尚未运到。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能阻挡我们前进。刘、陈、邓首长及时召集各纵队首长开会，深入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中央军

委和毛主席赋予我军的战略任务，他们经常深入部队讲话，鼓舞指战员的斗志，说明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要有釜底抽薪不怕烧手的决心，配合兄弟部队坚决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如何隐蔽我军作战意图，拖住武汉方面的白崇禧集团的尾巴，保障华东野战军顺利投入围歼黄百韬兵团作战，是战役初期我中原野战军面临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充分显示了刘、陈、邓等首长所具有的纵横深远的战略思想和高度严谨的指挥艺术。他们从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出发，决定在西面加强作战活动，给敌人造成错觉，尽力拖住白崇禧集团，不让其全力向东增援。为了执行这个任务，由刘伯承司令员率中原野战军主力一部加紧对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活动，以牵制、抑留该集团于豫西地区；由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对郑州发起攻击，求得吸引孙元良兵团全部回援（当时，孙元良兵团已调离郑州，集结于陇海路上的野鸡岗、民权一带，遗防由李振清第五绥靖区部队接替），甚至可能吸引邱清泉兵团一部向西，以协助华东野战军在东面作战。

十月初，敌军从平汉线上分三路出动，直扑我伏牛山后方基地，白崇禧亲自到信阳指挥，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接着，白崇禧指挥张淦、黄维两兵团，企图在河南、湖北交界地区围歼我二纵、六纵及桐柏、江汉军区主力。其实，敌人在西面干得越起劲，越是对我东面作战有利。眼光短浅的蒋介石看不到这一点，等他察觉到，为时已晚了。

中原这块地方，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是战争双方必争之地。所谓“谁得中原，谁就得天下”，说明了这个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早在六月间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刘伯承司令员就指出，敌人对我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就有敌人的两怕。在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张治中集团的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能入川，而且是敌人的接合部，其漏洞无法弥补。白崇禧集团当时同我军在汉水流城地区扭打，最好不过地说明，我军在汉水流城的发展，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使他们日夜不得安宁，必欲将我除之而后快。只要我军紧紧绷紧这根弦，敌人必不敢贸然分兵，为我军抑留白崇禧集团、配合东面歼灭黄百韬兵团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当黄维、张淦两敌向我军扑来时，刘司令员亲自指挥二纵、六纵和桐柏、江汉军区主力与敌人周旋，分别将两敌引向桐柏山区和大洪山区，并寻机歼击弱敌和对平汉线南段进行破击。十一月初，当黄维兵团接到紧急驰援徐州的命令时，正被我军拖得精疲力竭、晕头转向，几乎无法脱身。等他们好不容易回到平汉线的确山、驻马店一带，匆匆忙忙补充了一些粮食、弹药和紧急装备，准备出发东援时，徐州东面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在淮海战役发起前，乘敌黄维兵团深陷桐柏山区，西面兵力单薄之际，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和邻近各军区部队，于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四日，先后攻击郑州和开封，守敌仓促弃城逃走，我军截歼逃敌万余人。真所谓“扶得东墙西又倒”，蒋介石实在难于招架了。

我军连克郑州、开封以后，由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

委统一指挥和协调华野和中野的作战活动，命令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及鲁西南两个旅，前进至陇海路商（邱）砀（山）线以北地区，造成进攻徐州的假像；中野主力东出徐蚌线，准备伺机切断这条重要的交通补给线，对徐州实施战略包围。

十一月七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徐州以东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开始了。为了配合华野作战，我中野部队对陇海路的商砀线全线发起进攻，歼敌一八一师等部七千余人，解放了砀山，控制了郑州到黄口段铁路六百余里。随后，中野主力及华野三纵、两广纵队迅即转入徐（州）蚌（埠）线作战。

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联系，是淮海战役中一次重要的行动。但是，在战役发起之前，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过设想，但没有具体部署。十一月三日，刘司令员在召集干部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时指出：蒋介石以重兵守徐州，他唯一的补给线是津浦路，很怕被我截断，所以要孙元良兵团到宿县，要邱清泉、刘汝明两敌南下。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的态势。他说，攻占宿县，斩断敌人中枢，会有极大收效。这样，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予歼灭，邱兵团也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对东面华野的压力。他还要我们按照这些意思拟了一份电稿，正式向中央军委和正在前方的陈司令员、邓政委提出建议。

不久，刘司令员也带着指挥所的人员出发东进，与陈毅、邓小平同志会合。他们会合以后，着重研究解决的问题，除了怎样对付黄维兵团以外，就是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联系的问题。

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刘、陈、邓等首长的预料：由于徐州东线战场黄百韬吃紧，蒋介石急忙采取了救援部署，将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徐州，以便腾出他的“王牌”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的主要兵力增援黄百韬兵团，而且有放弃徐州的模样。十一月九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陈、邓迅速部署兵力，截断徐州敌人退路，以利围歼，并强调指出：“愈快愈好，至要至盼。”

宿县是一座古城，有着坚实高厚的城墙，四周有护城河。在桥头、城墙、街口等要点，敌人修筑了大批永备工事。铁路上常有敌装甲车来回活动。连日来，一列又一列军用列车经过这里向北开去，一批又一批敌机掠过头顶，公路上塞满各种军用车辆。这说明徐州东线战场吃紧以后，敌人更加利用这条重要的交通补给线调整部署和补给物资，其战略位置显得更重要了。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三纵、两广纵队于十一月十二日起转入徐蚌线作战。中野三纵和九纵一部迅速包围了宿县县城，以诱歼企图北援的敌李延年、刘汝明部。中野四纵、华野三纵和两广纵队，在徐州以南夹沟地区追歼北撤的敌孙元良兵团所属的四十一军军部和一二二师，俘敌三千余人，缴获大量汽车、火炮、辎重和通讯器材等装备。十四日，在徐州以南三堡地区截歼敌三绥靖区所属三十七师四千余人，并逼近徐州。十五日傍晚，我军对宿县县城发起猛烈攻击，于十六日晨攻克全城，歼敌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豫皖苏独立旅在我军攻击宿县时，占领了蚌埠以北的固镇，破坏铁路二百里。

切断徐蚌线，提前完成了对徐州这个十字架的战略包

围。刘伯承司令员幽默地对陈毅、邓小平同志说：“蒋介石是信仰上帝的，他终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中央军委对我军攻取宿县、切断徐蚌线，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二

淮海战役序幕拉开以后，我华东野战军以十个纵队向徐州以东新安镇方向实施突击，其中以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在碾庄圩地区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全面包围；同时，我军从东北、东南、正西等方向威胁徐州，从而开始了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这一来，蒋介石更慌了。他赶紧把杜聿明调到徐州，担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官，加强徐州集团的指挥，一再给包围圈中的黄百韬输血打气，令其固守待援，同时命令远在豫南的黄维兵团紧急驰援徐州。

但是，蒋介石怎么也没料想到，他这一着又成了马后炮。早在十一月初，中央军委已经预见到徐州东面打响后，黄维兵团可能增援徐州，便令中野作了侧击尾击黄维兵团的部署。所以，当黄维兵团刚刚从平汉线上出发东援时，我中原野战军一部便紧紧跟上来了。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尤其是经过突进中原、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锻炼，我军指战员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的重要意义，因而对牵制黄维兵团作战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刘、陈、邓等首长一贯重视对部队进行全局观念的教

育。我们的部队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处处以大局为重，为了全局不惜牺牲局部，主动配合、密切协同，勇于挑重担，不怕啃骨头，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这种胸怀全局的高贵品德，正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们能够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重要原因。这同国民党军队那种只顾保存自己的实力，见死不救，在行动上“你来我不来，腰来腿不来”的搞法，恰成鲜明的对照。

邓小平政委常说：“战略是全局性的，打仗从来有进攻方向，有牵制方向，一头担轻的，一头担重的。因此，无论我们担着哪一头，千万不要忘记整体，随时随地都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在宛东战役胜利不久，豫东战役在胜利发展，江汉地区敌人比较空虚的时候，我中野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打下了汉水中游重镇襄阳、樊城，毙伤敌三千五百余名，俘敌一万七千余名，活捉大特务头子、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就在同志们喜庆胜利的时候，刘司令员对大家说：

“中原战场好比一个篮球场。你们在襄樊打了一个歼灭战，好比投篮得分，这是应该庆贺的。但要知道，你们有机会投篮，是由于其他对手在豫东和平汉线方面被我方的其他队员‘嘎’住了，所以这两分的胜利是我方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谆谆教诲，至今仍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中原野战军党委颁发的秋季作战政治命令中，要求全军在“配合友邻兵团，歼灭大量敌人，全部解放中原”的口号下动员起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中原野战军从上到下都下定决心，坚决拖住黄维兵团的尾巴，好让华野主力放手围歼黄百韬兵团。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辖第十、第十

四、第十八、第八十五军和第四快速纵队，共约十二万人，装备完好，有较强的战斗力。其中，第十八军是陈诚一手培植起来的，全为美械装备，各级军官清一色是军校毕业生，受反动教育较深，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自恃装备好，运输车辆多，机械化程度高，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如果让这样一支力量投入徐州东线作战，其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一场对黄维兵团的紧张的追击战开始了。

中原野战军二纵、六纵和陕南十二旅等部，奉命执行紧急追赶敌人的战斗任务。那一段时间，正值连日阴雨，给部队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军追击部队由西向东、日夜兼程前进，一路上，几乎和一年前千里跃进大别山时相同，依旧是一道河流又一道河流，一条泥泞道路又一条泥泞道路。但大的方面却有了根本的变化。去年今日向大别山进军，沿途不断受到反动保安团队的火力“欢迎”和“欢送”，今年今日却走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到处有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地方武装，受到人民的全力支援。敌人的境况却反了过来，一路上遇到的是破桥、破路，不断受到我野战军部队、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追击、侧击和迎击。真是江山依旧，人事全非了。因此，尽管我军遇到很多困难，几天行军作战下来，很多同志的米袋空了，鞋子磨穿了，脚板上打了一个又一个血泡，但大家士气很高，纷纷提出“开动我们的‘11’号，赶过敌人的车轱辘”、“拖住黄维兵团就是胜利”等口号，忍受饥饿和疲劳，奋不顾身地追赶敌人。

黄维兵团十二万人马，刚出发的头两天，每天尚能前进几十里；但在沿途我军民不断牵制和袭扰下，前进速度